

冬日恋曲

蔡安阳



那里往下看，瓦片上结了一层白霜，阳光洒在上面闪着银色的光泽；如今白霜已经消逝，青青的瓦片上，只留下细碎的枯枝。天上没有一丝云，蓝色让天空显得宁静，空气像被漂洗过，吸上一口，感觉身心俱爽。

窗外的几株银杏树，只残存几片叶子，几串白果在暖阳的照射下，在清风中，轻轻地舞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梧桐树伸开枝条，用力刺向蓝天，阳光在光秃秃的枝头流淌，给干瘪的

树干镀上一层浅淡的金光，阳光洒在水面，泛起涟漪，给萧索的冬天增添了几分情趣。

可惜，冬日苦短，午后四五点钟的时候，阳光就一寸一寸地收缩，一点一点地暗淡，寒气再一次淤积，寒冷在大地上凝滞。整个世界变得静默，严寒开始包裹了整个村庄和城镇。窗外，路灯点亮，橙色的光束中，人行道的树下拖着长长的阴影。我心有不舍，伫在窗前，目送最后一丝光线的远离。

寒气挤过窗缝飞掠上我的脸庞。

冬日的阳光，给人以期望，蕴含无限生机，我不愿远离它，它也真实地存在了一整天，但是当暗夜来袭，它真的就不属于我了。在严冬漫长的暗夜，我渴望阳光，也用心感受它，阳光演绎了冬天别具一格的魅力。

在冬天里体验冰冷，也享受别样的温暖；在黑暗里体会黯淡，也感恩短暂而宝贵的光明。体验着黑暗与寒冷，你才会懂得珍惜。

深淡

郭华悦

人身上的淡味，有两种。

一种是浅淡。一个人初涉人世时，懵懵懂懂，心无城府。这样青涩的淡，是浅淡。也有的人，虽在俗世摸爬滚打已久，却依旧胸无点墨，腹中除酒色财气，再无他物。这样味同嚼蜡的淡，是浅薄的，自然也是浅淡。

淡味之中，除了浅淡，还有深淡。

同是淡味，由浅而深，区别在于何处？一个人身上的淡味，要从浅浅的淡，到深刻的淡，转折点便在于苦味。历经苦味，熬出的淡味，才是深淡。

一个人在得意时，容易以为人生便是如此风光亮丽了。一路坦途中，唯有甜味相伴，其他如酸苦辣诸味，莫不离而远之。甜味太过浓腻，使得其他的味道相形失色。此时，哪怕身上有那么一点淡味，也在甜腻的驱赶下，显得若有若无，浅浅淡淡。

而当生活由得意转入失意，苦味便出来了。人在风光时，味道过于单一，除了甜味，难有其他。一旦风光不再，味蕾却就此丰富起来，酸甜苦辣少不得一一尝遍。得意时，胸中单调，味蕾单一；失意后，反而尝遍诸味，多了一份包容。

这样的包容，于人于文，都是一笔财富。

历史上诸多有名的文人，代表作往往是在失意期间诞生的。人在得意时，条件是好了，但味道太过单一，以至于难以酿出流传千古的佳酿。直至种种味道都尝过一遍，积蓄于心间，在苦味的引导下，转变成一种深深的淡味。此时落笔成文，文章看似如清风拂面，轻轻浅浅，但内里却五味杂陈，层次丰富。于是，便有了深淡之味。

当一个人的味道转变成深淡之后，生命中便有了另一种力量。

这样的人，表面看似淡淡的，没有味道。但有所了解后，却发现这样的淡仅仅是融合之后的表象，内里却隐藏着最丰富最深刻的味觉。这是经历了苦痛之后，融合百味而成的淡。比起浅淡，这样的淡多了一种包容的力量，是深淡。

这样一个身具深淡味的人，如陶渊明，还有苏东坡，因淡而能领略自我，欣赏自我；因深而能看透人生，尝百味而知淡之可贵。



认识常清，是因为九座岩。

九座岩是英都镇除“七岩八院”之外的另一处寺庙风景区。“人生百年如朝露活在当下；世间万象皆浮云乐住心中。”这是刻在英都镇“九座岩”山门门框上的对联。九座岩供奉的是普庵祖师，据说普庵祖师悟道于《华严经》，这副对联即出自山西大同华严寺。九座岩风景区不同于一般的寺庙风景区，其宗教的氛围并不浓厚。其依山势而建，风景区里除了建在一块大岩石上并不显眼的普庵祖师庙，还因地制宜建有休闲凉亭、休闲座椅、休闲步道、观景台、禅味茶室、假山景观、爬藤花架等，建筑材质以木和竹为主，古朴中又带有现代时尚气息；城内林木葱郁、曲径通幽，整体布局小巧精致，颇具江南园林品位，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观光游玩、休闲养心。

常清是九座岩的常住法师，“90后”热情有礼、学识丰富。听常清讲述，其籍贯安徽，小时候因多病难养，8岁时被家人送到寺庙当和尚。一人佛门难自拔，至此，常清没再离开寺庙，布衣袈裟，晨钟暮鼓，吃斋念佛，普度

常清及人间佛教

吴少妮

众生。2017年来到英都。

大概是因为九座岩的风格品位及常清法师的待人态度，很多人喜欢去九座岩游玩观光、品茗叙聊，形形色色的人，男女老少皆有。我也一样，闲暇时，偶尔约上一两好友，去九座岩消遣散心。偷得浮生半日闲，若遇常清法师，便与其茶叙一番，天南海北，漫话无边，但每有感悟。有一回，我问他：“九座岩总是山门大开，人来人往，会影响你的清修吗？”“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他平静而虔诚地说，“佛门广开，普度众生”。

他认为吃素于身体大有益处，经常说：“你看，大象吃草，却长得很壮。”长期吃素的他的确长得高大方正，脸色红润，目光有神。看着他嘴周浓粗的胡须，朋友曾开玩笑地问：“你那么年轻，看起来又血气方刚的样子，怎么消除你体内的热能啊？”“身体的热能无处消散，我就在晚上，脱掉鞋，在沾了露水的石子路上走。”他微笑着回答道，仍是一脸平静。

2020年，我还在英都镇工作期间，和两个热心的同事一起打造“英都镇百

姓书房”时，常清法师积极响应倡议，以九座岩名义捐了100多本与人生修行有关的书籍，还发动身边的信众共同捐款3200元，以助购买新的图书。在我看来，宗教寺庙参与文化公益能更好地促进本地的乡风文明，更好地推动本地的移风易俗向深发展。我对他表示感谢时，他说：“要谢谢你们，这是人间佛教，佛家也喜欢参与民生之事。”“什么是人间佛教？”我问。“人间佛教，我的理解就是指佛教要以人为本，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他答道。

“人间佛教”，好妙的一个词语，好接地气的一个理念！九座岩在常清法师未来之前并无那些休闲运动、品茗观景的设施，当然也没那么多人去游玩；他到来之后，用心用力，整合资源，陆续地添置完善了相关设施，九座岩便成为当地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甚至有很多外地人慕名前往。现在九座岩整体的品位格局不仅充分体现了与自然环境的互相融合，也较好地满足了当前群众越来越旺盛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这也是他以人为本的“人间佛教”的具体实践吧。

父亲的二胡

范惠玲



明朗清澈，像冷泉清清的流水，在轻柔翠绿的水藻间，在晶莹的碎石上淙淙流过。父亲深情地唱起“洪湖水，浪打浪……”

那时，虽然我不大懂那些歌曲的蕴涵，但见他时而晃头、时而瞪眼、时而蹙眉、时而愤怒、时而微笑、时而深情，如舞台上的变脸角色般拉二胡的神态着实让我陶醉，觉得父亲的二胡声好听。

上了初中后，家里有了电视，渐渐的我不怎么爱听父亲拉二胡了，况且他拉来拉去就是那几十首红歌，早听腻了。二胡静静地挂在父亲卧室的墙上，父亲也极少拉它。

我成家后，父亲已离休在家，偶尔又会拉起二胡。是怀念自己曾经的戎马生涯，抑或重温当年女儿陶醉于他拉二胡的情景？乐曲不变，二胡已换成六角花梨木的。

有次我回家，见父亲正在拉二胡，但没有歌唱，二胡声少了以前的雄壮激昂，而是低沉嘶哑。他见到我，立刻停止，把二胡挂在卧室墙上，与我聊

天。父亲知道，我早已不再像儿时那样欣赏他的二胡声。

后来寻思着，父亲应该是在十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就把二胡从墙上摘下，放到角落，随同母亲一块消失，再也没碰过它了。

或许，母亲才是真正欣赏父亲二胡声的知音。

常忆起两年前，父亲去世前静静地坐在家门口轮椅上的情景，耷拉着脑袋打着盹儿，暖暖的阳光懒散地照在他的身上，显得格外地安详。我一声轻唤，他睁开混沌的眼睛，脸上的老年斑亮了些许，脸上的皱纹连同嘴巴一块舒展开来。

阳光同样静静地打在屋里墙角的那把二胡上，似乎如同父亲般一样苍老，满身镌刻着岁月留下的斑驳，望着家门口父亲落寞的背影，我多想递上二胡，让91岁的父亲再拉响曲子，并大声告诉他，女儿喜欢听你拉二胡。

现在父亲走了，我珍藏着这把二胡，亦是珍藏着父亲与二胡一生的情愫。

忽有故人心上过

胡美云

从前读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问我清游何日最，木樨风外等秋潮。忽有故人心上过，乃是虹生与子潇。其中最喜欢的句子便是“忽有故人心上过”。每有读到，总能于不自觉中就恍了神，前尘旧事于记忆里呼啸而来。

后来网络兴起，看到随这句而衍生出许多版本来，像“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已是千重山”“忽有故人心上过，半是惆怅半是伤”“忽有故人心上过，甚是海啸扑面来”等，方知喜欢的人竟是如此之多。不过，最喜欢的续句却是某个午后，电脑屏保上静静出现的“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

前些日子，在操场值日的间隙里偶然拾得了几个句子“秋天是个奇妙的季节，每一缕风里，都藏着一个忽然想见的人”。发到朋友圈，一会儿，便收到一条留言：说到心坎里了。打开看时，是一位远在河南素未谋面的文友，也是老师，似乎和我一样，也是个中年人。

想到每年的九月开学后，给低年级的孩子们上课，讲到秋天，总是满目满心的喜悦之色，触目处皆是秋的丰收之喜：金色的稻子，雪白的棉花，彩色的果园……课件配的图自然也是五彩斑斓的，满是收获的希望，这是孩子们送给我的秋天。但是，对于像我这样早已远离故乡农耕生活的中年人来说，熟悉幸福里却又莫名地染上了落寂。

再没有比人至中年更易怀旧，更易多思的吧。尤其是在秋天这样的季节，许多时候，心底甚至想着，秋天这个季节，应该就是对中年人量身定做的了。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牵着一匹瘦马独自而行的马致远，一定是个中年人；月夜悲吟着“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南唐后主李煜也是一个中年人；还有我们的诗圣杜甫，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写尽世间萧瑟与苍凉。而写出“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的白朴，此时也正急急行走在赶往中年的路上……

没有哪一个季节，能如此容易令人心恍神。不过是某个午后，看阳光从窗前渐渐走远。忽然就有了感觉，叶子黄了，落了，一年又这样于静寂寂里悄悄地即将过去了，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只是在绿与黄之间，把时间的流逝演绎得无声无息。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那许多次的，我们以为再平常不过的转身或者挥手作别，最后却都成了一别后的几年又几年，终究是再未相见。就像我们从少年到中年二十几年的时光，还没细细回味，已不见了。

一起不见的，还有许许多多走着走着就散了的人。从前迈开脚步就能去叩开的熟悉的门，现在跋山涉水也未必能见上一面。想到那时似乎也许下过许多以为一定可以实现的心愿；彼此不变，再见依然如昨天。但最后终究是散在了世界的不知道哪个角落里。

打开电脑，顺着“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的句子，竟查到还有下句：两处相思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

莫名的竟有了释然。是的，秋天到了，冬天近了，春天也不远了。那些在时间的河流里渐渐行远的人，那些在秋的间隙里会忽从心上过的人，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个日月光辉里，但愿你我：淋雪白头，各自安好。

孤舟行

陈茂金

撑一把竹篙
泛舟在那江面
在那碧水青山之间
微波中荡漾 时急时缓

岸边有一抹青烟
看上去略显孤单
却固执地在深情呢喃
放眼天际 但见云舒云卷

南来的风
似乎有些凌乱
只有那一丛芦苇
兀自在那悠悠然 微笑点点

一旁的蒲公英
低头沉默自是无言
信手洒落的花瓣
纷飞中 或聚或散

迎面而来那古朴小桥
如投放在江面上的一道弧线
隐隐约约
似在心海里长眠

三三两两的游鱼
不时在波光中闪现
猛然又跃上扑腾的浪尖
紧在那么一瞬 触动心弦

水底的淤泥
积淀着不知多少的流年
那样把寂寞掩埋
依沉着 或深或浅

视线不经意的一转
一颗心不时在窥探
是该朝着 那梦之水岸
还是静静张望 天的蔚蓝